

惟有相思比水长

曾庆翠

在母亲节到来前，看着同事们各自为母亲准备的礼物，我不禁想起我那勤劳、善良、节俭的慈母来。虽然母亲已经离开我十五年了，但我仍忘不了她为我擀的手擀面，忘不了她精心为我缝制的花书包，忘不了她盼我回家时的渴望眼神，更忘不了她站在村口送我外出时的反复叮嘱……每每想起，我就泪如雨下，心如刀割一般。

母亲的一生是勤劳的。打我记事起，就没有见母亲清闲过一会儿，她白天像男人一样下地干活，即使得病也不肯歇半天工，回家后总有干不完的家务：洗衣、做饭、纺花、织布、喂猪、喂羊，还要给我们做鞋、做衣……常常忙到半夜也舍不得休息。我们兄妹六人，五男一女，虽然家里孩子多，但我们冬有棉衣，夏有单衣，个个衣着得体，干干净净。

母亲心灵手巧。一块块普通粗布在她的巧手下，可以变成式样与众不同的衣褂、让人羡慕不已的花书包、穿着合适又舒服的千层底布鞋或者能遮风避寒的小花帽；五谷杂粮在她的巧手下，能变成让人馋涎欲滴的葱花饼、让人回味无穷的包子、饺子；那一日三餐离不了，让人想起来就胃酸的红薯，在

母亲的巧手下变成外焦里软的红薯丸子、又筋又光滑的粉条……

那时候虽然我们家里很穷，但有母亲的操持，我们顿顿吃得有滋有味，一点也没感到日子苦涩。

母亲是个节俭的人。她深知粮食来之不易，所以格外珍惜。平日里她总是等我们兄妹几个吃过了再吃，唯恐哪个孩子吃不饱。我们吃剩下的饭菜，她从舍不得倒掉，总是热了再吃。她自己很少添新衣，即便我参加工作后给她买了几件像样的衣服，她也舍不得穿，只有走亲戚的时候才从箱子底下拿出来，穿上一两回。每当我见她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时，不免嗔怪她，她总是笑着说：“我整天围着锅台转，穿好衣服可惜了。”直到去世时，她还有几件新衣连挨过身都没有。她更没有吃零食的习惯，每次回家，我给她带的礼物，她从舍不得吃一口，不是孝敬我年迈的奶奶，就是分给她的子孙品尝。

母亲对我恩重如山。因为我是父母唯一的女儿，所以他们格外疼爱我，有了好吃的、好穿的都是仅着我，从来舍不得让我干重活。我成家后，每次回娘家，母亲总是想方设法

给我改善生活，临走时，还要亲手煮上十来个鸡蛋或咸鸭蛋。我知道，这些是母亲平日攒着，准备农忙时才吃的。每次回家，临走时，无论多忙母亲都要亲自把我送到村口，直到看不见我了，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。直到去世前的半个月，她还拖着病重的身体艰难地把我送到大门外。从此，母亲再也没有起来过，再也没有送过我……

母亲心底善良，她从不嫌贫爱富。尽管我们家也不富裕，可她一旦听说谁家有困难，总是竭力相助。遇到讨饭的，她总是给人盛上一大碗吃的，外加俩馒头。当我们埋怨她时，她总是微笑着说：“穷汉子一口，富汉子一斗。谁没有困难的时候啊！”她虽然斗大的字不认识一个，但常常教育我们：“做人要有志气，有理想；学习要刻苦努力；人要实实在在，本本分分，不要自私自利。”正是母亲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，决定了我的性格，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如今，母亲虽然离开我们已经十五个年头了，但我觉得她的身影从来没有走远。而我对母亲的思念更是绵延不绝。母亲，让我来生还作您的女儿吧！

母亲的那一巴掌

杨帅



在我的记忆中，我对母亲印象尤为深刻的便是母亲打我的那一巴掌，那是唯一一次因为我偷钱惹怒了母亲。

事情发生在 1995 年的 5 月，那一年父亲不在家，出国去了俄罗斯，所以家里就只剩下母亲、我和妹妹。五月的一天中午，母亲不在家，我翻抽屉的时候，偶然发现抽屉里面有两毛钱。望着手中的那两毛钱，我的心咚咚跳得厉害。拿还是不拿，心里在做着艰难的抉择。那一刻，我仿佛听到了门外卖雪糕老头的吆喝声。再望了望手中两毛钱，仿佛甜美的雪糕就已经握在了我的手里，不禁为之咽了咽口水。

我明白，把钱拿走，自然是免不了一顿打的，想想又将钱放回抽屉。望着空空的双手，那雪糕似乎也一下子从我的手中消失了。心里突然感到有些失落。仿佛买了一块雪糕还没吃上一口，就掉了在地上。卖雪糕老头的吆喝声萦绕在我的心中，我终于没有忍住雪糕的诱惑，打开抽屉拿走了里面的两毛钱。

我的口袋里揣着那两毛钱，走出家门的时候，身子还在不住颤抖。或许是因为太紧张，又或许是怕被母亲发现。毕竟，小孩子总是不太善于伪装。出门后，我的手一直捂着口袋，生怕到手的两毛钱会不翼而飞。而母亲见我如此，似乎也看出了异样，问我怎么了？我摇摇头说没事，就一溜烟跑了。

没过几分钟的功夫，母亲就发现我偷了钱，从家里一路追了出来。母亲一边追我，一边喊我停下来。但是我生怕会挨母亲的打，拼命地奔跑着，一刻也不敢停下。

母亲追着我，一路从家里追到了河边。当时河边正在修河堤，挖了不少洞，我回头看见母亲没有追上来，便躲进了一个洞里面，悄悄趴在洞口张望着，直到眼见母亲离开，我才长舒了一口气。然后，从洞里钻出来，握着那偷来的两毛钱，去了姥姥家。

摆脱了母亲的围追堵截，我心里放松了许多。在姥姥家玩了一会儿，正好卖雪糕的老头从我姥姥家经过，我便拿着那张早已经被捂得发热的两毛钱，买了一根雪糕美美吃了一顿。

吃完嘴馋已久的雪糕，我在姥姥家和几个小伙伴一起，躲在一堆砖头后面玩耍。正玩得起劲时，不料母亲到了。我的心仿佛一下子坠入了深谷，眼见逃跑无望，只好唯唯诺诺地低着头，不敢去看母亲的眼睛。母亲大声斥责我，当听到两毛钱已经变成了一根雪糕时，顿时大发雷霆。母亲的眼角泛着泪花，狠狠打了我一巴掌！

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那一次我偷的两毛钱，是当时我家仅剩的一点儿钱。那个时候，家里连盐都已经买不起了，因此，母亲很生气。

如今，二十年过去了，想起当时那一幕，仍恍若在眼前。再提起此事的时候，母亲和我不禁哑然失笑。

我的妈妈

布衣

我的妈妈有八个儿女，我小时候，爸爸在城里工作，奶奶有病，一个十几口子的大家，只有爷爷和妈妈操持。现在想想，妈妈像个汉子，还应该是一个铁打的汉子，永远都不知道累，不该累，也不能累。

妈妈心灵手巧，农村所有的技术活，她几乎都会做。比如过年时的煎炒烹炸，炸油条、炸糖糕，黄黄的、焦焦的样子让我向往；盖房子她会打泥砌墙；她还会用荆条编筐编篓子。妈妈最拿手的还应该是剪裁缝纫，那时候好像没有成品的流行时装，都是自己织布自己做。我家有台缝纫机，十里八村、街坊四邻都找妈妈剪裁，因我妈妈不仅会裁，还会做，而且还免费帮人做。有人找来，妈妈总是先量好尺寸，再用土坷垃画好线，等晚上安顿好一家老小，就坐在煤油灯下剪裁、缝制。我几乎没有穿过买来的衣服，但我的衣服都合身合体，有时候还穿得很洋气，会有同学认为我是城里的小孩。

十八岁那年我考上军校，当了准军官，亲朋好友都向妈妈道喜，妈妈脸上的皱纹像花儿一样开放。那年春节我回家过年，家人和儿时的伙伴围着我问个不停，妈妈远远地看着我，不说话，只是微微的笑。夜深了，等人群散去，妈妈才拉个板凳，让我坐在她身边，一边看着我的脸，一边给我讲在我离开家以后的家常里短。

我和妻子的婚礼是妻子的大姐家举办的，仪式非常简单，只是和大姐一家人一起吃了顿饭。爸妈离我所在的部队太远，没来参加。那时家里很穷，妻子见到我的妈妈时，妈妈拿 200 元钱给我妻子，就算对我结婚的一点心意。

三十年过去了，八十多岁的母亲总在我妻子面前念叨说：“你在我家有点亏，每个孩子我都给他们盖了房子，娶了媳妇，就你们没得到什么。”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感到心酸，为这件事她一直心理不平衡，妈妈受了一辈子苦，养活八个儿女，她又能向谁去要平衡呢？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也会拉个板凳让妈妈坐下，再给她讲一遍道理：“妈妈，我是你生的，我的生命都是你给的，我的房子、工作、还有妻子、孩子等所有所有都是你给的，你给我们的太多太多了，我们永远报答不完，你不亏欠任何孩子。”

妈妈老了，走路都要用拐杖了。我想让她进城享几天清福，但她怎么也不习惯，家里的电器一点不会用，上下楼梯也不方便，最主要还是找不到能陪她说话的街坊邻居，



说什么也不愿意在城里多呆一天，闹着要回家。

我在城里工作，免不了有乡里乡亲找我帮点小忙，办点小事，妈妈觉得会给我添麻烦，一概阻拦，甚至有人问我的电话，妈妈都不让家人告诉。她总是对我说，城里都是有规矩的，比不得乡下随便，办公差就好好办，不能马马虎虎，不能有“偏心眼”，更不能有“坏心眼”。我知道妈妈希望我好，希望

我做个好人。

母亲老了，老母亲没有私心，不图儿女报答什么，只求儿女们能够幸福平安。母亲老了，也许她也有点私心，那就是希望儿女能常回家看看，能给她说话唠唠嗑。

回去看看母亲吧，多看看她脸上那灿烂的笑容，别等到她那笑容不再，你枉断衷肠。祝愿妈妈健康长寿，祝愿天下的母亲幸福安康！